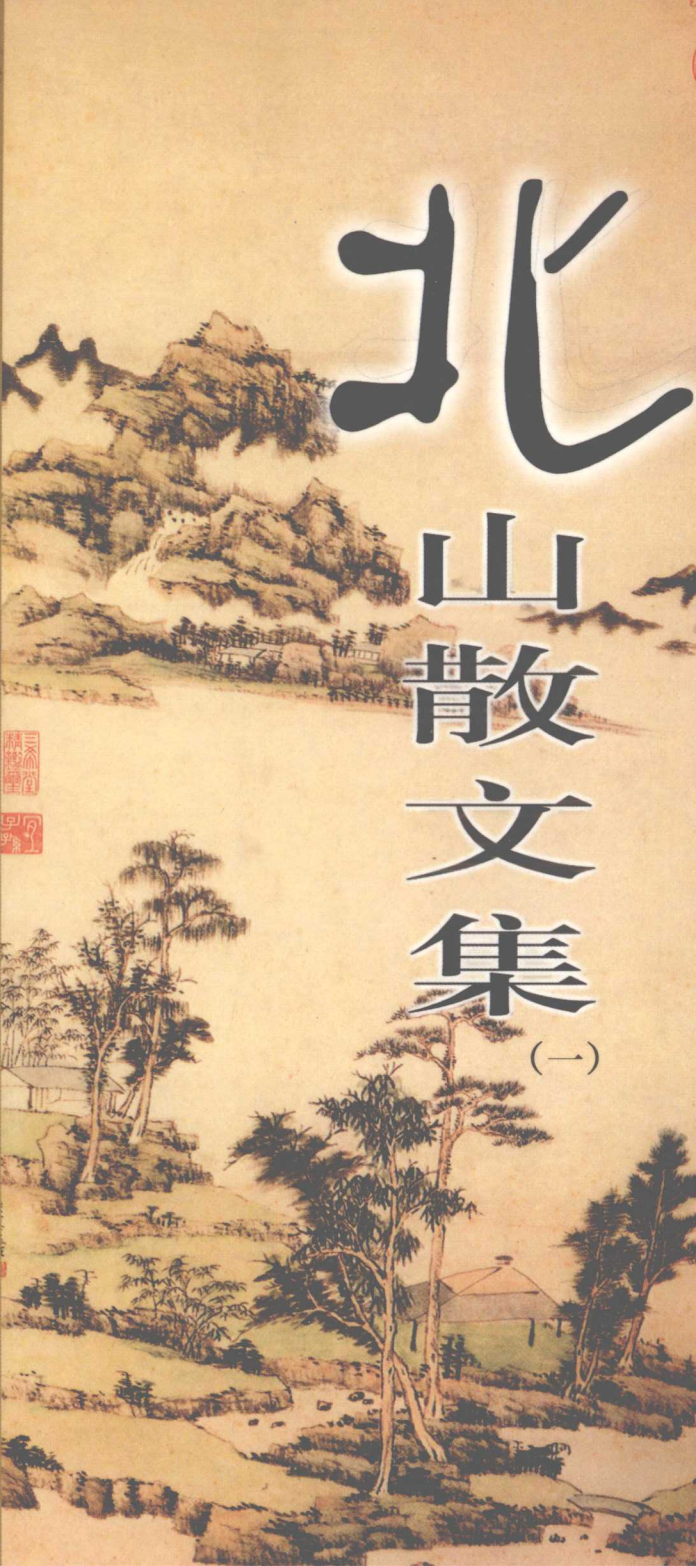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北 山 散 文 集

(一)

施蛰存 著

施蛰存文集

文学创作编·第二卷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集

文

蛰

施

北山散文集 (一)



施蛰存 著

文学创作编 第二卷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序 言

一九二二年，我十八岁，一个中学三年级学生。在读了许多报刊文学之后，心血来潮，见猎心喜，也学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小说、随笔，冒失地向上海一些“鸳鸯蝴蝶派”文学刊物投稿。最初是屡投屡退，我就以屡退屡投的战术来对付，终于攻进了编辑先生的大门，我的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出现了。

那时候，新文学运动正从发祥地北京影响到上海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是上海最大的文学月刊，由恽铁樵主编，这个刊物，在旧文学队伍中，品位算是高级的。另外有一个《礼拜六》，由王钝根主编，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文学周刊，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，大多是“卿卿我我”式的言情小说。因此新文学思潮涌到上海之后，首先受到批判的就是“礼拜六派”。

过不了多久，《小说月报》首先转向，改由沈雁冰主编。郭沫若主持的《创造》季刊、《创造周报》也先后在上海印行。《礼拜六》停刊

了。其他一些旧文学刊物也逐渐有所改革，至少在文体上，都在努力向新文学靠拢。于是，我的文学习作，也转向新文学。

我把我的文学生活，定于一九二八年开始。最初的十年时间，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，是从事创作的时期。在这期间，我写了约七十个短篇小说，才力不济，产量不多，只印出了五个结集。正在计划写几个长篇小说，却被抗日战争阻止了。

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，担任大学教席，直到一九八六年退休养老，古典文学研究，是我的职责。但在最初的三四十年间，我没有表现过多少成果。现在所搜集到的一些有关古典文学的研究文字，大多是一九八八年以后发表的。

2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，是我译述外国文学的丰收季节。我大约译了二十多本东欧及苏联文学。这些译文，都是从英法文转译的，只是为出版社效劳的工作，不能视作我的文学事业。

从一九五九年起，忽然对碑版文物发生了兴趣。卖掉许多线装书，改收碑版拓本，兴之所至，写了不少关于金石碑刻的文字。一九八〇年以后，印出了三四个单行本，还有许多零篇札记，没有发表过。

今年，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好心，为我印一套总结笔耕生涯的文集，我就依照我的写作历程，把我的著述编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为文学创作，分为小说一卷及散文二卷。第二部分为古典文学研究，分为诗学及词学各一卷。第三部分为碑版文物研究，亦分为二

卷。第四部分为无可归类的杂著,编为一卷。除掉译文之外,我的文字生涯,大约已集中在这里了。

我十分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其领导同志,使我的许多零篇杂著及久已绝版的作品,能结集在一起,给它们以较长的生命。

施蛰存

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

目 录

第一辑

街车随笔	[3]
书相国寺摄景后(甲)	[7]
书相国寺摄景后(乙)	[10]
寓言三则	[14]
稻草人和饿了的刺猬	[14]
寒暑计	[15]
风·火·煤·山	[16]
雨的滋味	[17]
鸦	[32]
五月	[37]
手帕	[40]
独笑	[44]
名	[47]
渡头闲想	[51]
赞病	[55]

买旧书	[58]
绕室旅行记	[61]
春天的诗句	[69]
橙雾	[74]
玉玲珑阁丛谈	[76]
小引	[76]
黑魑魑的墙门	[76]
山里果儿	[77]
茶	[78]
酒	[80]
赏桂记	[81]
我的家屋	[85]
浮海杂缀	[92]
别了,上海	[92]
台湾人	[93]
鼓浪屿	[95]
午餐	[96]
路南游踪	[98]
一 引言	[98]
二 到路南县城	[98]
三 县长与衙门	[101]
四 石林之游	[103]
五 龙王会	[106]
六 天生桥与芝云洞	[113]

七 到尾则村	[115]
八 郑保禄司铎之墓	[117]
九 密枝树	[119]
一〇 独石头	[120]
一一 盐·马·米	[122]
一二 宜政	[123]
一三 晚餐与字典	[125]
一四 《民族的创世纪》	[127]
一五 《一个梦》	[129]
一六 《地为什么是皱的》	[131]
一七 《挽歌》	[131]
一八 保罗经典	[133]
一九 革温村的第一个印象	[134]
二〇 一天的服务	[136]
二一 保罗之夜	[137]
二二 太平会	[139]
二三 公房	[140]
二四 归去来	[141]
跑警报	[142]
米	[146]
三个命运	[150]
山城	[158]
他要一颗纽扣	[161]
驮马	[167]

河内之夜	[171]
求签	[176]
栗和柿	[180]
柚子树与雪	[184]
在福建游山玩水	[186]
卖糖诗话	[192]
旅晋五记	[204]
五台赞佛记	[204]
山西的塑像	[205]
山西的唐塑	[207]
艺术与宗教	[208]
沁县文物	[209]
丁玲故居	[212]
石屋水乐话旧	[214]
告存	[216]
石库门房子	[218]
丽娃河	[220]
画师洪野	[221]
记一个诗人	[225]
怀念云南大学	[227]
一个永久的歉疚	[230]
怀念李白凤	[234]
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	[238]

一 《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》	[238]
二 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	[240]
三 一幅漫画像	[243]
《现代》杂忆	[245]
一 《创刊宣言》	[245]
二 “第三种人”	[248]
三 “现代派”的诗	[253]
四 萧伯纳到上海	[259]
五 丁玲被捕	[262]
六 伐扬·古久列	[266]
七 郭沫若的《争座位帖》	[268]
八 文章含蓄	[271]
九 特大号和专号	[273]
十 《现代》的编者	[276]
怀孔令俊	[279]
最后一个老朋友——冯雪峰	[283]
《宝姑》	[292]
南国诗人——田汉	[295]
震旦二年	[297]
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	[307]
一 第一线书店	[307]
二 水沫书店	[309]
三 《科学的艺术论丛书》	[313]
四 《新文艺》	[316]

五 尾声	[319]
我和现代书局	[321]
难忘的情谊	[329]
怀开明书店	[331]
哀徐燕谋	[336]
知己之感	[338]
访问伐扬·古久列	[343]
纪念傅雷	[349]
丁玲的“傲气”	[353]
滇云浦雨话从文	[357]
饮水思源	[367]
诗人身后事	[371]
一 诗作	[371]
二 俗文学	[374]
三 译作	[375]
四 评论和研究	[378]
怀念几个画家	[381]
鲁少飞的心境	[384]
林徽音其人	[387]
忆杨刚	[390]
附录：杨刚致施蛰存书简	[391]
悼念凤子	[393]
附录：凤子致施蛰存书简	[395]
知堂书简三通	[397]

第二輯

海水立波	[403]
无相庵随笔	[407]
新年的梦想	
——梦想的中国	[410]
新年的梦想	
——梦想的个人生活	[412]
读报心得	[413]
新松江社落成小言	[415]
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	[418]
推荐者的立场	[420]
致黎烈文先生书	[422]
突围	[425]
“新师说”异议	[432]
关于“围剿”	[434]
上海的将来	[438]
又一图	[439]
我与文言文	[442]
创作的典范	[447]
何谓典范?	[449]
服尔泰	[451]
代人夹缠	[453]

“过问”	[455]
“彼可取面代也”	[457]
“杂文的文艺价值”	[459]
“不得不读”的《庄子》与 《颜氏家训》	[461]
从亚伦坡到海敏威	[463]
八股文	[465]
我的日记	[468]
教师与编辑	[476]
我的暑期生活	[478]
无相庵急就章	[480]
小引	[480]
人生如戏	[481]
蝉与蚁	[483]
须	[485]
小说中的对话	[488]
书评家即读者	[495]
宫女与妓女	[498]
革命时代的夏里宾	[500]
“文”而不“学”	[504]
上海抗战的意义	[511]
小品·杂文·漫画	[514]
鬼话	[517]
新文学与旧形式	[521]

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	[523]
抗战意志从今天凝固起	[527]
反戈一击?	[529]
薄凫林杂记	[532]
小引	[532]
抗战气质	[533]
儿童读物	[535]
罗丹轶事三则	[537]
罗曼·罗兰的群众观	[541]
关于图书馆	[552]
爱好文学	[557]
文学之贫困	[561]
怎样纪念屈原	[566]
谈奖券	[569]
复兴法兰西	[573]
也必然已经死了	[575]
艾林·沛林还历纪念	[576]
兵士的歌曲	[579]
与客谈自杀	[592]
过年	[597]
赋得睡	[601]
胡子逸话	[605]
再“过年”	[608]
百家争鸣,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向	[610]

闲话重阳	[612]
夏原和知识分子	[615]
咬文嚼字	[618]
倒绷孩儿	[621]
第二第三	[624]
外行谈戏	[627]
才与德	[630]
乙夜偶谈	[633]
小引	[633]
形象思维	[633]
宗教艺术	[635]
旧书店	[636]
古代旅行	[638]
真实和美	[640]
官僚词汇	[642]
神仙故事	[644]
题目	[646]
百花齐放	[647]
贺年片	[648]
古汉语	[651]
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新任务	[653]
洋泾浜汉语	[656]
“家具”与“垫皮”	[658]
再谈“家具”	[659]

说“散文”	[661]
法国画展侧记	[665]
绸被面的来历	[667]
番茶·木犀	[669]
坑儒的办法	[671]
我治什么“学”	[673]
关于“现代派”一席谈	[677]
寒山寺碑二题	[682]
寒山寺碑	[682]
寒山寺碑信息	[683]
支那·瓷器·中华	[686]
旧诗新做	[689]
祠庙·宫观·庵寺	[691]
十年治学方法实录	[694]
关于“当代文学史”	[698]
一 当代事,不成“史”	[698]
二 “当代”已经过去?	[699]
堂名的起源	[704]
全集·文集·选集	[706]
谈今年的语文考题	[708]
三军与匹夫	[711]
赌博的诀窍	[714]
“老婆”	[717]
美国的男女	[720]

“俗文学”及其他	[722]
说“话本”	[726]
读报雌黄	[732]
祝由科的巫术	[736]
历史的“近代”和文学的“近代”	[739]
一九〇〇年以后的近代文学	[741]
古今中外的“小说”	[743]
新年的祝福	[746]
说说我自己	[747]
再说“坐”	[752]
董其昌是什么人？	[754]
驴马的笑话	[756]
论老年	[758]
为书叹息	[765]
雨窗随笔	[770]
一篇“译序”	[770]
平等的批评	[771]
批评与自我批评	[771]
人是政治的动物	[772]
人民的分类史	[772]
“文化”与“文学”	[773]
子贡问政	[775]
文学遗产	[776]
又一份遗产	[777]